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孙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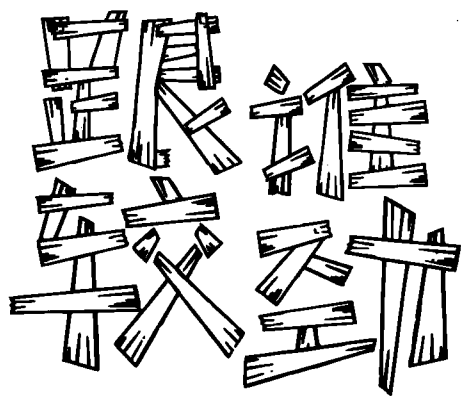
20岁,跟学校较劲 25岁,跟老爸较劲 30岁,跟自己较劲

G E N S H E I J I A O J I N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2010



孙睿◎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谁较劲 / 孙睿.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54-4673-2

I. ①跟...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082号

现在出版

book.cnxianzai.com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张维

装帧设计: 徐福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876793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7

版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87千字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contents

目录

楔 子 / 1

- 第一章 · 2000 年, 北京你好 / 3
- 第二章 · 2001 年, 大学再见 / 35
- 第三章 · 2002 年, 少年烦恼 / 75
- 第四章 · 2003 年, 跟丫死磕 / 95
- 第五章 · 2004 年, 继续死磕 / 115
- 第六章 · 2005 年, 磕不动了 / 137
- 第七章 · 2006 年, 天掉馅饼 / 157
- 第八章 · 2007 年, 有点晕菜 / 171
- 第九章 · 2008 年, 还在晕菜 / 189
- 第十章 · 2009 年, 发现之旅 / 219
- 第十一章 · 2010 年, 重新开始 / 241

楔 子

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家人、爱情、理想、报仇、还债、真相、过好日子、繁衍后代、证明什么、轰轰烈烈地死去……这些都是后天赋予人不同的价值观而让他们去这么想的。

活着本身可以什么都不为了，因为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在活着了。

活着是件被动的事儿。

人不是为了什么，才活着的，而是发现自己活着，才去想是不是得为点儿什么活着。

生活中有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它们隐藏在那些外表光鲜的假象后面，就像价值连城的宝藏埋在土里一样，上面经常会盖着一层类似玻璃这种美丽而易碎的东西。有的人被这些徒有其表的東西吸引了，不愿探知土底下还埋着什么，他们捡起玻璃，爱不释手，然而这些东西除了美丽，很难再找出它们还有什么价值。

可那些货真价实的东西，你并不知道它们埋在哪里，即使天天想着，也不一定找到。但说不定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你就和它们邂逅了，这一瞬间，摄人心魄，比艳遇更美妙，永恒而无比非凡。

活着的时候，能发现这些东西，算没白活；发现不了也没关系，因为活着本身的意义，就足够让我们活着了。

生活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生活，人这一辈子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生活，它

并不仅仅是你在二十岁时的梦想以及甘愿为之的付出。

对每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声音是真实的，那就是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

不要认为自己被谁影响了，如果非认为哪个人影响了自己，那么为什么非得是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影响你的那个人，只不过是捅破了那层茧，创造了一个时机让你飞了出来，即使他不捅破，你自己早晚也会咬破茧，飞出来。

活着，就是为了破茧而出，认清自己。

认清自己需要多长的时间？

——一个晚上？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

第一章 | 2000年，北京你好

何小兵看着讲台上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老师，幻想着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背着吉他，一只脚撑着地，一只脚蹬在讲台上，接上音箱，摇头晃脑一阵狂弹，弹完，一脚踢翻讲台，用吉他砸碎黑板，头发一甩：放学！

这天，何小兵比以往起得都早，太阳还没出来，天刚见点儿白，他认为早上到了，便从床上爬起来，轻轻绕过父母的房间，也没换鞋，趿拉着拖鞋就下楼了。临出门，偷了他爸两根烟。

何小兵走在街上，叼着烟，大大方方地走着，一点儿不担心被家人或父母的同事发现后告状。这座城市不大，虽然每条道路都能通向很远的地方，但其实生活空间是封闭的，人们都在里面转悠，经常走几步就能碰见一个熟人。现在还早，才五点一刻，又是星期天，没有哪个大人愿意起这么早只为了有可能看到谁家的小孩又偷着抽烟了。

何小兵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儿晕，倚着路边的一棵树靠了会儿，不知道是烟抽猛了，还是因为晚上没睡好。昨晚何小兵一宿没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由黑变白，由昨天变成今天。今天他就要去北京，一个月前，当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开始兴奋，昨晚，到了高潮，根本睡不着。

兴奋的并不是终于可以有个大学上了，上不上对何小兵无所谓，尽管已经复读两年，这次考上的又是一所北京的二类本科，这些不足以让他失眠。即使再复读两年，何小兵该睡也能睡着，反正父母也没为此就不给他饭吃，相反，他们还给何小兵填补营养，希望饭菜的质量能成为帮助何小兵提高分数的一个保障。何小兵两次落榜后，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什么也甭想，你就好好考大学。”一副全力支持绝不给何小兵施压的姿态，但有一次，当何小兵第二年上复读班的某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何建国，也就是何小兵的父亲，说：“以前你比班里的同学都小一岁，现在你比班里的同学都大一岁了。”何小兵听得出他的话外音，若无其事地说：“那怎么了，

没准儿以后还得大三岁、大四岁呢！”何建国一听，知道何小兵要急，便没接话茬儿，把鱼头夹到何小兵的碗里，说：“把这个啃了，晚上还得用脑呢！”何小兵三下五除二就把鱼头吃了，倒不是为了能多记住几个单词，而是确实爱吃鱼头，因为鱼头里没有刺，不用择，跟啃排骨差不多。何小兵吸着鱼脑，心想：你们真以为我脑子不够用啊！

有人学习不好，因为脑子笨，也有人因为不爱学，何小兵属于后者。一件事情能否做好，往往取决于兴趣的多少，何小兵对学习没有一点儿兴趣，他觉得成绩只要不垫底，不至于被老师注意到，就够了。对于能否听到表扬的话，他也毫不动心，觉得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都不希望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到名。有人从小就树立了上大学、出国、做一番成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理想，何小兵的理想则是一片空白，认为只要今天过得开心就行了，至于明天，爱他妈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他无法心平气和地让自己坐在书桌前超过两个小时，这样会破坏当天的快乐，一旦他觉得看书的时间对得起父母了和可以比班里一半学生考得好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书桌，离得越远越好。

不学习的时候，何小兵会去踢球，他家楼下就是一个无人管理的破烂体育场，没人踢足球的话，如果有打篮球的，他也凑上去打会儿。时间充裕的时候，他索性骑着自行车去河边钓鱼。曾经有一度他喜欢泡游戏厅和网吧，在里面混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喜欢上这种地方，于是又站在阳台上看体育场里有没有人踢球，或者去楼下的花坛里挖蚯蚓准备一会儿当鱼饵。总之，他喜欢能融入自然，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的玩法儿，听着鸟叫、吹着风、晒着太阳、跑跑跳跳，比缩在空气污浊、人声嘈杂、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舒服自在多了。

大自然具有无穷的魅力，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都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春天，天刚暖和，杨树上就开始往下掉毛毛虫一样的穗，有人说那是杨树的花，有人说是杨树的受精卵，何小兵也不深究它到底是什么，反正每年都会从地上捡起一些形态逼真的，放进女生的铅笔盒或后脖颈里，换得女生的尖叫——那些被捉弄的女生，往往是何小兵有好感的女生，对不喜欢的女生也不会给她们尖叫的机会，他可不想听到她们恐怖的叫声。不上学的时候，何小兵就去河边钓鱼，即使钓不到鱼，这季节也能捞到很多蝌蚪。想想那些做父母的青蛙，也够不负责任的，生完孩子就自己不知道蹦哪儿玩去了，任它们产下的卵随波逐流，漂到哪儿算哪儿。这些卵是一些半透明的水泡，中间有一个小黑点儿，成堆地被河水冲到能附着的石头或木棍

后，就算定居了。同样一批卵，和人一样，也有发育快慢之分，变成蝌蚪的那些小东西，黑压压的一片，扎堆儿在岸边，挤来挤去，拼命地摆动着尾巴，不知疲倦。也有个别孤独的蝌蚪，远离群体，独自潜在水底，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何小兵常常认为这样的蝌蚪已经死了，伸手去捞，结果手刚碰到水面，蝌蚪就摆动着尾巴游走了。捞蝌蚪不能捞这种耍单儿的，得去捞那些扎堆儿的，手往蝌蚪堆儿里一扪，即使不想捞到，手上也总能沾上十几个黑乎乎的小东西，它们在手心里扭动着尾巴，留意看的话，能看见它们的眼睛和嘴甚至是鼻孔，这些部位虽然和身体一样都是黑的，但你要想看的话，还是能辨认出来。何小兵小时候还养过蝌蚪，期待它们变成青蛙，到了夏天逮家里的蚊子，但是那些蝌蚪被何小兵带到家里后——何建国极其反对，问问小兵：“你把它们放在你的脸盆里，那你用什么洗脸？”何小兵说：“正好我就不洗了呗！”——第二天死了一半，第三天又死了一半，最后盆里只剩下几个顽强的，慢慢地长出了后腿、前腿，尾巴越来越短，直到消失。这时候它们具有了青蛙的形状和颜色，会蹦了，一转眼，就蹦没了，让何小兵期待它们抓蚊子的希望落空，何小兵只好盼着来年的春天，再去河边捞一批，并下定决心，这回一定要在它们会蹦之前，给脸盆盖上盖儿。在河边玩儿累了，何小兵就找块大的河卵石，往上一躺，望着天上，这个季节的天很蓝，浮云多，一队队的在眼前飘过，形态各异，像什么的都有。

春天一过，天就热了，这时候换取女生尖叫的东西由杨树穗儿变成了“吊死鬼”，女生尖叫的分贝也提高了，甚至还能听到她们的哭声。此时的河边虽然少了一种水里游的——蝌蚪都变成青蛙或癞蛤蟆准备明年为人父母去了——但多了一种天上飞的，蜻蜓。特别是快下雨的时候，蜻蜓都出来了，盘踞在河面上，低空飞行，但这些蜻蜓都是普通的蜻蜓，很容易就能抓到，乐趣不大。何小兵抓的都是一种名叫“马大头”的蜻蜓，这种蜻蜓个头儿比普通蜻蜓大一倍，飞行姿势也优美，普通蜻蜓飞起来像直升机，虽然轻盈，但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坠毁的可能，而“马大头”就像战斗机，给人一种速度、力量、凶悍的感觉，想抓住它，仅仅靠往竹竿上抹点儿胶或用个网兜是搞不定的，只能在它麻痹的时候，比如交配或产卵，干这两件事儿的时候，它们不能飞着进行，得停下来落在一个地方再办，于是便给了何小兵可乘之机。抓住后，何小兵用细绳拴住母的，绳的另一头系在一根木棍上，让它在天上飞，以此引诱公“马大头”。不知情的公的，以为邂逅了一个女郎，也不看清情况，就飞扑过来，紧紧抱住母的，这时候何小兵收回竹竿，像摘果子一样，从母的

身上摘下公的。有时候它们缠得太紧，很难分开，好不容易把公的从母的身上卸下来后，却发现母的身上还绕着公的半截后腿。通过捕获“马大头”，何小兵加深了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的理解，为了爱情，是可以牺牲性命的。王大伟——跟何小兵从小玩儿到大的朋友，连复读两人都在一起——却不这样看，他说：“狗屁爱情，纯粹他妈的性欲！”

夏天过了，天渐渐凉快下来，何小兵的耳边又多了一种声音，蚰蚰叫。他和王大伟每年都要斗蚰蚰，两人有时分头、有时一起去抓蚰蚰，隔三差五就要掐一掐，输了的人经常背着另一个人，深夜打着手电去铁路边、河边乃至墓地里——听说这里的蚰蚰是吃死人肉长大的，骁勇善战，看见别的蚰蚰，就恨不得给吃了——去抓壮丁，然后喂它们辣椒、大蒜、洋葱，把它们培养成性情暴烈的蚰蚰，将挽回颜面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新兵的身上。这个季节，秋高气爽，气候干燥，点火也容易，何小兵他们经常在河边生一堆火，弄点儿吃的来烤，有的是他们从家里偷来的肉，有的是从河边地里顺的别人种的老玉米，还有刚刚打下来的鸟——王大伟他爸有把气枪，王大伟经常偷出来打鸟，没鸟的时候，就打别人家的鸽子。烤鸟的时候，他们也不拔毛，而是和一堆泥，抹在鸟上，直到把鸟包得严严实实俨然一个土豆，然后扔进火堆里。等待的时候，他们也不甘寂寞，挽起裤子蹚进河里摸蛤蜊，看看能不能给烧烤添一道海鲜，但多数时候摸不到，却经常摸出一只高跟鞋或一块不知何种动物哪个部位的骨头什么的。有一回何小兵弄湿了裤子，便脱下，找根儿木棍挑着烤，烤着烤着干别的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裤子没了，问谁给藏起来了，都说没有，这时候发现火烧得特别旺，原来裤子被烤着了，掉进火里。一想家里的钥匙还在裤子兜里呢，便赶紧从火堆里扒拉钥匙。钥匙扒拉出来了，铝的已经变形，铜的没变，但颜色变黑了。一想回家又要挨何建国骂了，何小兵很沮丧，但沮丧很快就被即将烤熟的鸟冲淡了。一个泥蛋被从火里掏出来，一敲，碎了，鸟毛也被碎泥粘下来，中间是一个金黄的小裸体，冒着热气。因为裤子充当了燃料，何小兵获得先尝一口的权利，掰下一个翅膀，放进嘴里咂了咂，说：“一点儿不好吃，什么味儿都没有！”这时候细心的王大伟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骄傲地说：“呵呵，我带盐和孜然了。”然后学着新疆人的模样，把调料正反面撒在鸟上，嘴里念念有词：“香香的，辣辣的，不好吃不要钱了啊！”不到十秒钟，一只整鸟被瓜分成若干段，在众人的嘴里咀嚼着。吃完鸟，一人一泡尿，把火浇灭，各回各家，火堆旁剩下一堆鸟骨头。

冬天，河水冻上了，冻冰了有冻冰的玩儿法。抽陀螺，比谁的厉害：有的以小

取胜，就一块钱钢镚儿那么大，抽一鞭子能飞出三十米；有的以大取胜，比盘子还大，两个人不停地抽才能让它转起来；也有的以转的时间长取胜，抽一下去撒尿，尿完回来，还在转着；还有的以造型独特或样式取胜，用彩笔在陀螺上面画几道，转起来就能呈现出一种美丽的图案。这季节也可以滑冰，即使没有冰鞋和冰车，捡两块三角铁，踩在脚下，用铁钎子扎着冰面也能滑；没有三角铁，用竹子片儿也行，只要能滑起来，踩什么都可以。有时候在放学的路上因为积水恰好有一段狭长的冰，何小兵他们也不肯放过在上面滑一滑的机会，排队去滑，先是在没冰的地方助跑，快跑到冰面的时候，突然身体后仰，躺在地面上，这时正好身后的书包和冰面接触，人就躺在书包上滑行，看谁滑得远，他们管这种玩法儿叫“老头儿钻被窝”。

就这样，从小学玩儿到初中，又从初中玩儿到高中。最近两年，何小兵像班里的很多学生一样，迷上听歌——他们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程度只能用“听歌”这个词形容，如果说“热爱音乐”，那就像说一个只会煮面的人说会做饭。但何小兵和班里大多数人特别是女生听的歌不一样，他们听的是港台流行歌，而何小兵听的是摇滚乐，他觉得流行歌太软绵绵了，里面少了点儿什么东西，具体少什么也说不上来，反正总之是少了点儿，而摇滚乐里面就有这点儿东西，这一点无需多说，听摇滚的人都知道。何小兵把零花钱都用来买摇滚磁带和音乐杂志了，从高三下半年起，父母就不让他老往外跑了，他们认为，只要把何小兵关在家里，他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看书，而且他们每次从门缝偷窥何小兵在干什么的时候，都发现他在看书，于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何小兵那张被书挡着的脸上，正戴着耳机，听着 Gun & Roses。他们听一次就会知道，这么噪的音乐在耳边响着，是不可能做好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的。

究竟是摇滚乐的什么地方吸引了何小兵，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开始可能只因为玩儿摇滚的都比较酷，长发、墨镜、牛仔裤、皮靴、皮夹克，这些都是男孩子喜欢的。但光有这些也不行，比如迪克牛仔，也符合这种条件，他的歌就没吸引何小兵，只有那些不仅这样打扮，也不唱俗歌的人，何小兵才会买他们的专辑。当时，何小兵并不知道何谓摇滚文化，只是觉得，当身上不舒服的时候，听了这种躁动的音乐，立马就舒服了。比如当被老师数落了几句，心里正气愤的时候，戴上耳机，这种音乐响起，会顿时觉得挨说并不是个多大的事儿，对老师也藐视起来，不屑和他较量。特别是因为不明白人为什么非得上学而苦闷的时候，听听这种音乐，有助于削减苦闷。戴着耳机，看着那些比你学习好的同学，你会想：考他妈满分又管个屁用！

何小兵第一次从心里对摇滚乐有了触动，是高二那年的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在学校吃完午饭，无所事事，想睡会儿觉，便来到阅览室，并不是为了追求安静的睡觉环境——这里并不比教室安静多少，一些低年级的女生在这里看《读者》、《女友》、《知音》，边看边唧唧喳喳地交流，老师怎么管也管不住——而是图这里凉快。这是一栋解放前的老式建筑，房顶很高，夏天阴凉。何小兵从阅览架上随手拿了一本杂志，找了一个角落坐下，趴在桌上，展开杂志，盖在脑袋上；开始睡觉。有时候这样能睡着，直到被下午上课的预备铃喊醒，从桌上起来，发现流了一桌哈喇子，手被脑袋压麻。但是这会儿，何小兵就睡不着，他又不愿意听到那些嘀嘀咕咕的声音，便戴上了耳机，摇滚乐在何小兵的耳边躁动地响了起来，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听着听着，何小兵突然觉得心里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以前他不曾留意到这还存在着——一扇门，推开后，里面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神奇的景象，何小兵还想再多看一眼，但那些景象刚露个头儿，便消失了，门不知道怎么就关上了。而这一瞥，让何小兵心头一颤，他突然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以前他总认为“自我”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他能感受到“自我”的重量了。这一发现，让何小兵内心充满欢喜，他觉得生活不再单调乏味了——尽管他所经历的生活不外乎就是学校里的那点事儿，却足以让他窒息。何小兵突然觉得生活美好起来，正好这时一束阳光从屋顶敞开的天窗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让他觉得，从此拥有了顽强度过学校这些灰色日子的理由，就像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也许只为了享受每天在窗口短暂经过的一缕阳光，便因此有了在监狱里坚持下去的决心。

那时候，何小兵觉得学校就是一座折磨人的迷宫，到处都是老师的办公室，物理的、化学的、语文的、英语的，政治的，他最怕从这些办公室门口走过，这些屋子都有一排排明亮的窗户，擦得一尘不染，能洞悉到窗外的一切。何小兵好几次从这里经过时，门都开了，某位老师站在门口说：“你过来一下。”接下来就没有好事儿了，何小兵不是被问到为什么没交作业，就是要求把家长叫过来一趟。

到了后来，凡是何小兵再经过办公室，恰好门打开时，何小兵都主动问：“老师，您要找我吧？”他听不了从老师嘴里蹦出的那句：“你过来一下。”这句话本身给何小兵带来的刺激，比后面要发生的事情还大。

何小兵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早晚都得憋死，但是那天中午他的心被摇滚乐电了一下的那一刻，感受到摇滚乐给他带来的希望，他相信，这个破鸟笼子是关不住自己的——关得了初一，关不了十五，即使过了十五，也并不妨碍

他享受阳光空气雨露。

那天中午的那一瞬间，被何小兵牢牢记在心里，让他着迷。他渴望这一瞬间再次出现，希望踏入那个关着神奇景象的大门后，能尽量多待一会儿，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听摇滚乐。于是他不知疲倦地购买各种摇滚专辑，省下的生活费都花在这事儿上。

这种美妙的时刻如期出现了，但每次的时间都很有限，所以，何小兵只有不停地听，才能更多地感受到这种奇妙时刻。

在语音教室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的卡座里播放听力磁带，全班同学通过各自桌上的耳机收听，何小兵切断自己的信号线路，把自己桌上的卡座里放进摇滚磁带，戴着高保真耳机，看着讲台上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老师——只见嘴巴一张一合——幻想着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背着吉他，一只脚撑着地，一只脚蹬在讲台上，接上音箱，摇头晃脑一阵狂弹，弹完，一脚踢翻讲台，用吉他砸碎黑板，头发一甩：放学！

听了一年摇滚后，一个北京的摇滚乐队来到何小兵所在的这座城市巡演，演出地点在人民剧场。80年代的时候，这座剧场曾做过电影院，全市人民都来这里看电影，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完蛋了，没人看了，剧场只好出租给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只要肯来这里走穴的演出团体——通常来的都是不高雅的，高雅的来了也没人看。剧场很大，能装下四五百人，可是那天来看摇滚演出的人并不多，这个乐队出过一张专辑，在摇滚圈算有点儿名气，入座率尚且如此，小兵是逃了晚自习来看的。摇滚乐就是这样，对某些人很重要，而对另一些人则什么都不是，没它日子一样过得好好的。

乐队先唱了几首新歌，观众没什么反应，便又唱了几首专辑里的老歌，观众只是不冷不热地鼓鼓掌，吹两声口哨，现场没 High 起来，乐队也没兴趣往下演了，预计为应观众热烈要求可能会返台而排练的拿手曲目看来也白准备了。唱够了时间，主唱，一个染了一脑袋黄毛的家伙，搬起麦克风，依然用很亢奋的语调说：“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我爱这座城市，我爱你们，再见！”说完放下麦克风，转身坐在地上，拿起一瓶矿泉水往身上浇，其他乐手也开始往下卸乐器。

观众都散了，一个中年胖子边退场边说：“那金毛浇的不是汽油吧？”

这时主唱的矿泉水快浇完了，他把剩下的底儿倒进嘴里。

胖子身后跟着一个像马仔的人，笑呵呵地说：“肯定不是，要是汽油他不敢喝！”

胖子说：“那不一定，这帮搞摇滚的也玩儿行为艺术，我就不待见他们不把自己当人那劲儿！”

何小兵突然觉得失望，不知道是对这场演出，还是对看演出的观众，抑或是这座城市。平心而论，演出并不差，反正何小兵听得挺投入——忘记是旷课来的，也许此时老师正因为他的座位是空的而在想着能让他老实点儿的办法——但就是没取得应有的效果，这里的摇滚文化还没成型。

乐手们在台上收拾着乐器，主唱湿淋淋地躺在地板上，何小兵凑过去，站在台下，正好和主唱的脸处于同一高度，问他：“明天你们还演吗？”

主唱说：“不知道，没人看就撤了。”

何小兵说：“要是演的话，明天我还来。”

“你要喜欢摇滚乐，就得去北京，你看这儿的观众，还有穿西服来的，木呆呆地站着，都跟睡着了似的，也没人蹦，没人往台上蹿。”主唱说着脑袋冲两旁一仰，“那些保安都白找了。”

何小兵说：“你们平时都在北京吗？”

主唱说：“当然了，北京是我们的根据地、大本营，我们在北京点着星星之火去燎原。”

何小兵说：“我有你们乐队的磁带，今天忘带了，下回你给我签个名。”

“行，你去北京找我，我给你签！”主唱说完把手机号写在一盒“中南海”烟盒上，交给何小兵的时候又重申了一遍，“记住了，北京才有摇滚乐！”

于是，去北京，成了何小兵的理想。第一年高考，何小兵把所有志愿栏里都填上了北京的学校，结果分数差得太多，落榜了。第二年，何小兵报的又都是北京的学校，分数有所提升，但还是差了点儿，只好接着复读。第三年，何小兵又填上了北京的学校。何建国看着小兵的志愿表说：“我还以为你把前两年的志愿表复印了一份，报一个省内的吧，分低，好考，难道你还想再读一年？”

何小兵说：“就这么着吧，懒得再改了！”

何建国看了一眼何小兵的脸色说：“不是我给你泄气，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干什么事儿，得给自己留条退路！”

何小兵说：“我这还没考试呢，你就让我想退路，那我还复习个什么劲儿啊！”说完回了自己屋。

何建国举着志愿表对何小兵他妈说：“这孩子，还真有抱负！”

今天，就是何小兵实现理想的日子了。不过这回能考上北京的学校，还真有点儿出乎何小兵的预料。语文考试的作文要求是结合给出的一段材料，论述公平、公正、公开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何小兵写的题目是《当今社会真的还有公开公平公正吗》，他并不知道该写什么，只是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愤怒，想到这个题目，除此之外，他想不出更合适的题目。这个题目牢牢占据着他的心，冥思苦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写点儿什么配合这个题目，眼看就要到时间了，无奈之下，把《国际歌》的歌词搬了上去：“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昨晚睡不着的时候，何小兵又看了一遍“魔岩三杰”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出，直到看完唐朝的《国际歌》才关了电脑睡觉，不仅熟记了歌词，连哪句歌词是丁武唱的，哪句是张炬唱的也记得门儿清。写完，何小兵觉得并没有把内心压抑的情感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时候应该拿把吉他配上重金属的节奏，再加上鼓点，甩着头发，才算一篇完整的作文。

写的时候义愤填膺，愤怒得毫无理由，但很酣畅。出了考场，风一吹，何小兵开始后悔了，意识到冲动是魔鬼，认为自己该准备第三年复读或者想想除了考大学，还有没有别的事儿可干。可是没想到公布分数的时候，何小兵的语文成绩并不低，要不是因为查一门考试的各项具体分数需要花一百块钱，他真想查查，那样一篇作文，到底能得多少分。后来一合计，一百块能买十盘摇滚磁带，便算了。

这会儿，何小兵脑袋顶着树靠了片刻，觉得没事儿了，把烟头往树上一捻，继续赶路。现在他要去一个女孩家，向她告别。

女孩是一年前碰到的，何小兵第二次复读，到了一所新学校——何建国认为前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是何小兵两次落榜的原因之一。这次学校离家远，何小兵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了，便在学校入了伙。中午吃完饭，有人刚放下饭盒，便拿起书本，坐在原处看起来。何小兵不喜欢教室里的氛围，尽管阳光明媚，却死气沉沉的，他拿着书来到操场，找了个树荫坐了下来，看几眼书，再看几眼操场上活动的学生。他也想加入那些球类活动中，但是学校有要求，禁止高三特别是复读班的学生在体育课以外的时间在操场上出现超过三十分钟，为此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体育老师抽查，